

外电评田中改组内阁

时事社报道《首相谈话，希望国民理解和合作》

【共同社 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改组田中内阁和改选自由民主党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在十一日一鼓作气地进行。经过改组的内阁已于当晚成立。

“田中新体制”是由田中、大平、中曾根三派占据党的三领导职位，按历来的主流三派体制得到了巩固。在遴选过程中，椎名副总裁等中间派强烈反对，并且福田、三木两反主流派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这些情况和田中首相的财源问题今后的演变情况纠缠起来，足以使得这个经过改组的内阁前途严峻。

已经决定起用田中派的竹下登担任官房长官（这是这次改组内阁的焦点之一）。

另外，其去留引人注目的福田派的保利茂，到头来终于决定不入阁了。

【共同社 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首相让田中、大平、中曾根三个主流派组成党的三领导，而且让大平藏相、中曾根通产相等主要阁僚留任，摆出了要渡过混乱的政局的姿态。

【时事社 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财界对第二次田中改组内阁的成立反应冷淡。

“在美国总统福特来日本之前总算基本上稳住了政局，没有丢脸，不错。”——这个“评价”比什么都说明财界的看法。

【时事社 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题：首相谈话，希望国民理解和合作

田中首相十一日晚在经过改组的内阁的首次内阁会议结束以后，发表了如下的谈话，寻求国民的理解和合作：

一、物价问题以及资源、能源、粮食问题等世界规模的难题互为因果，对我国国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对付这个重大的时局，我改组了内阁，更新了党的人事。

二、我怀着非常大的决心去努力打开困难局面，决心要为稳定国民生活和确保国家利益而倾注全力。我希望各位国民给予理解和合作。

【时事社 东京十一月十一日电】

题：田中首相记者招待会

问：对于《文艺春秋》指出的疑问，首相自己是怎样考虑的？

首相：涉及身为公职人员的我的种种问题编成了文章，成了大家的大

话题，我是知道的。这不是愉快的问题，但是对于所报道的事，我还没有详细阅读全文。但是，请你们这些记者对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引起了误解的地方，逐条进行调查。可能很快就会得出事务上的成熟的方案。我四十年前赤手空拳来到东京。我尽量地做活，二十来岁就投身政界，直到今天。

在那段时期里，我坚持了认真的专心一致的努力。我不记得我干了象传说那样把政治和经济混淆起来或者会受到误解的行为。我自认是光明正大生活过来的。但是我一个劲地跑着，以致被你们说成田中边跑边想，跑了以后考虑等等。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真实的。我作为贫穷的农民来到东京，直到今天。如果说我有受人唆使的事，那么，我作为公职人员，感到十分令人遗憾。从我当干事长、藏相、通商产业相的时代直

就基辛格出访结果

福特同基辛格进行会谈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日电】福特总统今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同国务卿基辛格就对外政策方面的事态发展进行了三小时的研究，事后他说，基辛格的访问结果“基本上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他在南草坪走下直升飞机以后在白宫外交官入口处的前面说了这番话。陪同他的是基辛格，基辛格没有说什么而是站在总统身边，面带笑容。

福特说：“我只是要宣布我同国务卿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有益的和深刻的研究。”

他还说，基辛格对他说，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是“非常有益的”。

福特还说，基辛格从中东和次大陆带回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他在那里帮助缓和同印度总理英·甘地的政策分歧。

福特说，他“非常感谢和欣赏”他所谓的基辛格的“几乎超人的努力”。

福特说：“我们正期望到日本、南朝鲜和苏联进行建设性的旅行。”

福特和基辛格在戴

维营进行的会谈是两人将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第一次，这一系列会议是为了让基辛格为总统第一次重要的出国访问作准备。

预期在本周他们每天至少要举行两小时会议来为这次旅行打下基础，这次旅行已经在日本引起紧张气氛，而且有可能会引起反美示威。

南朝鲜朴正熙总统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对福特的访问提出抗议。

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将要举行会议的地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接近中国，因此有着外交上的影响。福特说，基辛格将从苏联飞到北京去“以便在缓和方面保持平衡”。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日电】国务卿助理人员说，基辛格认为他最终还是可能在莫斯科实现了那种可以导致同苏联达成一项为期十年的限制武器的新协议的突破。

预料福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本月下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的时候，将讨论正在发展中的苏美对长期武器控制的共同立场。

的希望，就是中东已经避开一种僵持的局面，而且可能有埃及和以色列开始举行新的谈判的真正机会，即使整个中东的局势仍然是复杂而又危险的。

——美印关系由于尼克松政府在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期间“偏向”巴基斯坦而非常紧张，现已有所改善。

——在阿富汗、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短暂停留期间，由于这些国家的独立外交政策受到鼓舞。

——在世界粮食会议上提出了今后二十五年内为避免全球性的饥饿有待解决的重要外交和经济问题。

基辛格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感到失望——未能在走向塞浦路斯的和平解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土耳其内部的政治纠纷使他取消了原计划在旅行结束时前往安卡拉的访问。

开罗《鲁兹·优素福》周刊报道

勃列日涅夫访埃日期和埃苏会谈内容

【路透社开罗十一月十日电】据开罗周刊《鲁兹·优素福》周刊今天报道，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将于一月十三日抵达这里，同总统萨达特举行会谈。

勃列日涅夫是在上月在莫斯科同埃及外长法赫米进行会谈时同意到开罗来的。

《鲁兹·优素福》周刊说，萨达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将讨论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问题、中东危机、经济关系以及军工生产等问题。

该杂志未详述军工生产的项目，但人们认为，这指的是苏联帮助扩大和发展埃及的武器工厂。

观点，说可不可以把一切都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这里边有宪法的精神、个人秘密。现在正在努力让国民了解真实情况。

问：把过去的资料全部端出来，不是就会解除怀疑吗？

首相：也有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说是从我出生的周围环境起，把过去的事实全部端出来。但是，这是否就一定合适呢？在世界各国中，也有当总统、副总统、最高法官的人公开资产的例子，但是，……。

问：不是除了公开资产之外就无法消除怀疑吗？

首相：现在正在让专家调查是不是逐条都和事实相符。也有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我认为，我一定要站在作为公职人员的立场上进行竭尽全力的努力以取得国民的理解。

问：首相把自己分成公职人员和私人两部分，那么，要是说田中角荣个人也没有做违法的事情，没有逃避法律的行为，可不可以？

首相：我要明白地说，没有做违法行为。如果做违法行为，就要受指责。（下转第四版）

时事社报道《田中首相记者招待会》

回答记者关于《文艺春秋》提出的疑问等问题

到今天，都有片断的报道。如果我以前每遇报道时就把这些事说清楚，不引起国民丝毫误解，就好了。我想，如果因为我没有从政治最高负责人的立场出发把个人的错误和不注意的地方有条有理地清理出来，所以遭到政治上的不信任，成为对自由民主党、议会政治本身抱有不信任的风潮，那就责任重大了。

目前国民最烦恼。在这样时刻发生了身边的事情，我在充分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我将尽可能加紧调查，为使诸位国民理解而努力。

问：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时候公布？

首相：我没有做不正当的事，税务署在调查。仅就我所知，没有作为不正当的收入而被指责、揭发的事情。也有用亲笔记录来说明真实情况的方法。作为有效的做法，有人说应该这样做，也有人说应该那样做。其中还有一种极端的

施密特谈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西德的影响

【本刊讯】西德《时代》周刊十一月七日发表西德总理施密特同该刊记者的谈话，摘要如下：

施密特：在此期间出现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危机。我们目前受到世界经济结构断裂的威胁当然要比苏联或者美国大得多。这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密切程度要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小得多。在我们这里，每四个或五个劳动岗位中就有一个依赖于世界市场的发展情况。

问：世界经济的这种结构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答：世界经济结构危机是以两个高速进行的过程的总和为基础的。第一个过程在石油危机出现以前就已经具有了危险的规模，这个过程在于最初由于美国国际收支巨大亏空而滋长起来的世界性通货膨胀。美国人在七十年代

的头三年就有六百亿美元的逆差；这在当时意味着：大大超过两千万马克。所以在美国以外的全世界出现了流动资金的泛滥。许多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允许不是用百分之百而是用百分之一百一十和百分之一百一十二来使用有可能获得的实际社会总产值。结果是必须用名义上的提高价格和工资来补充这一差额。

问：您说过，我们在七三年曾依赖于最严重通货膨胀的货币。因此您这样其实是支持了反对党的以下论据：即在我们这里还存在着通货膨胀是一种在家里自己造成的通货膨胀。

答：这是无稽之谈。除了硬煤和褐煤外，我们必须进口几乎全部其他的原料，这些原料比过去贵了一至三倍。其价格根本不是在在家里自己造成的。联邦共和国当然由于一九七三年秋天引起的第二个

世界经济过程，即由于石油价格暴涨（上涨了三倍）和由于原料价格普遍上涨一倍而遭到严重打击。

问：对我们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答：这个第二过程加上通货膨胀过程的结果，给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国际收支造成了巨额逆差。只有三个例外：第一是反正只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共产党国家，第二是输出石油的国家，第三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联邦共和国这一小部分国家。世界上其余的一百二十个国家都患了国际收支混乱症。这就迫使它们要么进一步使其货币贬值、要么采用其他的限制实际进口的措施——这就会对出口国的就业带来相应的后果。此外，石油价格暴涨必然使石油消费国的实际收入受损失。如果在输出石油的国家中在十二个月内获得了附加

的、过去从未有过的六百至八百亿美元这样大的一笔收入，那么这笔收入必须从顾客方面拿。任何策略也绕不过这一点。

问：您对困难是有准备的；您是否也看到了一种新的经济高涨？

答：我不能预言，今后几个月和几年产油国的态度如何，在有这种保留的情况下我预见到一九七六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会出现经济高涨，甚至一九七五年就能开始出现这种高涨。

问：您认为下列清单是不现实的吗？在冬天晚些时候也许有九十万或一百万失业者和缩短工时者；从统计来看，虽然公民的生活是好的；也存在对明年出现高涨的希望。但这对老百姓来说就够了吗？如果也许在鲁尔区开始进行最初的游行示威，那么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政府首脑始终仍能说稳定是他第一个目标吗？

答：我根本不能同意您这灰溜溜的想法。根据世界经济过程对我们自己经济的影响，我们认为，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底或一九七五年初我们将有意识地改变我们自己的景气政策。

【路透社华盛顿十一月六日电】据可靠人士今天说，尽管苏联最近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小麦和玉米，它现在还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谷物。

苏联继续希望购买谷物的情况可能表明，俄国的小麦和玉米的产量或许低于原先的估计。

（在莫斯科，苏联今天宣布，它一九七四年的谷物产量将是历史上第二位最高的数字——因而没有排除产量低于目标数字二亿零五百六十万吨的可能性。）

这些人士说，苏联购买谷物的官方机构的人员，要求美国以外的国家肯定表示可以提供多少谷物。这些人员是在福特总统硬逼两家美国出口公司——大陆谷物公司和库克工业公司——把上月同苏联达成的三百二十万吨小麦和玉米销售量削减一百万吨之后采取这个行动的。

这里的人士认为，俄国可能已经购买了六百万吨小麦和玉米以满足其进口需要，这些谷物除了美国之外还来自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这里几位分析农业收成情况的专家说，他们认为对苏联收成的估计仍然是过高的。他们认为小麦和饲料谷物的最终产量将不会超过一亿八千万吨左右——而不是最近预言的一亿八千五百万吨。

【法新社澳大利亚珀思十月二十四日电】澳大利亚小麦委员会主席卡斯今天在这里宣布，澳大利亚已卖给苏联一百万吨小麦。

他在农业作家和广播员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价值一亿五千多万澳元的这笔买卖是现金交易。

卡斯说，如果澳大利亚有足够的小麦的话，同俄国人的贸易量本来会大大增加。但是今年这个国家的收成还不到一千一百万吨，比这个委员会所预料的要少得多。

法新社关于共同市场各国工人失业情况的报道

《七五年四月失业人数可能超过四百万》

【法新社巴黎十一月八日电】题：一九七五年四月，失业人数可能超过四百万

布鲁塞尔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的就业问题专家们感到悲观，在一次内部研究时他们认为，共同市场九国失业人数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四

百万。目前为三百三十万。

这些“预计”数字是从“九国”大多数政府目前继续执行的经济和行情限制政策这一假设出发的。

然而，它们还不包括因减少工时而部分失业的人数，这种减少工时在共同市场大多数国家中愈来愈严重。

根据这些预计，意大利的失业人数可能是在一百零二万五千人到一百一十二万五千人的之间，英国的是八十万到九十五万人之间，联邦德国是七十七万五千到八十五万人，法国是五十五万到六十五万人，荷兰是十五万到二十万人，比利时是十二万五千到十四万人，丹麦和爱尔兰是在八万到九万人之间。

【德新社布鲁塞尔十一月七日电】据这里

今天发表的数字表明，九国欧洲共同体的失业率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七达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四。

只有意大利在今年九月份比去年九月降低了微不足道的百分之零点四。但是它的失业人数为九十九万九千六百

人，仍然是欧洲共同体中失业人数最多的。失业率增长最大的是丹麦，它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点七，失业人数达到了五万八千。失业率增长最小的是爱尔兰，它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一，失业人数达到七万五千二百。西德失业人数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一。荷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一，英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二，法国百分之九，比利时百分之九点一。没有得到卢森堡的失业数字。

施密特呼吁共同体国家降低生活标准减少开支

西德十月份失业人数增到六十七万多，九月份资本大量外流

【南通社波恩十一月四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在海牙召开的社民党会议上，呼吁西欧经济共同体国家准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公众和个人消费开支。这项呼吁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引起很大的兴趣。一方面，第一次正式要求这里的公众开始为厉行节约的措施作好准备；另一方面，西德企业家已得到保证，即只有“勒紧腰带”，才能保证扩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从而实现新的经济繁荣。

【本刊讯】波恩十一月七日消息：据西德

劳工局公布的材料，十月底西德失业人数达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人，比九月份多百分之二十点七；缩短工时的工人达三十六万九千六百人，约比九月底多百分之四十。现在失业率达百分之三（九月为百分之二点四）。失业人数比一年前多四十万零五千三百人。外籍工人失业率达百分之三点四。

西德劳工局局长施廷格尔认为十一月份失业人数仍趋于继续增长。

【法新社法兰克福十一月四日电】中央银行今天证实，九月份西

德出现大量资本外流。

虽然贸易账目出现了四十一亿马克（十六亿五千万美元）的顺差，但国际收支出现了二十二亿六千万马克（九亿美元）的逆差，八月份的逆差为三十亿三千万马克（十二亿美元）。今年头九个月，国际收支逆差为三十五亿四千万马克（十四亿美元），而去年同期，有将近三百一十亿马克（一百二十五亿美元）的顺差。

九月份，短期资本的外流突然有了增加，这是由于西德银行在国外的投资有了增加。

【法新社波恩十一月十日电】

英国外交大臣卡拉汉今天抵达这里就欧洲问题举行会谈。

【路透社波恩十一月十日电】西德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今天一致认为，在下月举行计划中的共同体最高级会议之前，除了明天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共同市场外长会议以外，还需要举行详细的预备性会谈。

波恩政府人士说，

卡拉汉抵波恩就欧洲问题同根舍会谈

西德外长根舍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拉汉在这里附近的居姆尼希宫的四个多小时的会谈中，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法国政府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现任主席所要求召开的最高级会议。

根舍强调，为了确保这次最高级会议（法国要求于十二月九日和十日在巴黎举行）取得成功，准备工作取得足

够进展是极为重要的。

英国人士说，卡拉汉提出了英国关于减少它在共同体预算中的份额的主张。英国人士又说，他指出，英国的理由得到了共同体委员会不久前的预算报告的支持。但是，根舍虽然明显地表示谅解英国的关切，却只愿保证在布鲁塞尔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英国

重新谈判它参加共同体的条件的关键。波恩人士说，西德外长重申了他的政府的这种观点：英国留在共同体内对英国和共同体都有好处。

取得一致意见的是：共同市场九国在对待能源、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做法上的分歧应予缩小，各政府首脑应处理“在政治上可行的问题”，而把纯系本国的问题搁在一边。

阿湾六个石油生产国会议发表公报

沙特阿拉伯等三国决定单方面降低石油标价

【美联社阿布扎比十一月十日电】下面是波斯湾石油价格会议今天结束时发表的两项公报的文章：

会议六国联合发表的第一项公报说：“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邀请，海湾石油生产国在十一月九日和十日在阿布扎比举行会议，以考虑沙特阿拉伯向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第四十一次会议提出的建议，建议规定降低原油标价，提高公司应缴的开采税和所得税税率。”

会议一致选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团长、石油和矿业资源部长奥泰巴为会议主席。

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国在会上商定执行沙特阿拉伯的建议，而科威特国承认海湾国家之一或一个以上有权执

行沙特阿拉伯的建议，但是就科威特而言，它认为这样一个决定由将在十二月十二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下一次常会或是将在上述日期以前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作出为好。

伊朗在坚持它的立场的同时，认为关于确定原油价格的问题应该在十二月十二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讨论。

伊拉克代表团认为，石油价格问题是一个对石油输出国所有成员国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并强调说，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决定应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上而不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

上述打算执行建议的国家决定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下次会议之前，派一代表团去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解释它们的立场。

赞同沙特建议的三国决定执行建议，从十一月一日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底生效。”

阿布扎比石油部长奥泰巴发表的另一项解释性公报说：“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国商定执行沙特建议，从十一月一日到一九七五年七月生效，因为它们认为，在它们领土上经营的石油公司在输出它们的原油方面取得了过大的利润，而且因为这些利润是由于在目前的收税办法下实际市场价格和抽税后的成本之间有很大差距的缘故而取得的。”

“上述国家认为，这种利润的一部分应归还消费者，因此作出如下决定：

一，每桶原油降低标价四十美分（原为每桶十一元六分五厘——本刊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生效。

二，把开采税税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原为百分之十六点六七——本刊注）。

三，把石油公司应缴之所得税税率提高到

西德同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石油交易

【法新社杜塞尔多夫十一月八日电】西德韦巴石油公司今天宣布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项在今后三年内向西德提供一千二百万吨石油的交易。

这家公司说，将于本周末在沙特阿拉伯签署正式协议。

【德新社波恩十一月八日电】西德经济部长汉斯·弗里德里希斯

百分之八十五（原为百分之六十五点七五——本刊注）。”

【美联社阿布扎比十一月十日电】六个石油生产国会议这一分裂的决定引起了种种怀疑，怀疑价格降低是否有效，怀疑这种降低是否会造成消费国有真正的节省和会不会为下月将在维也纳讨论的一项整个的新价格结构所超过。

预定十二月十二日在维也纳举行一次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将讨论一项统一的石油价格，取代目前关于标价、实际市场价格和回售价格的混乱结构。

【美联社阿布扎比十一月十日电】在这里举行的六国会议发生的分歧在会议于九日开幕之前就显而易见。沙特阿拉伯、阿布扎比和科威特派了它们的石油大臣去辩论这一问题。而伊拉克、伊朗和卡塔尔则派了低于部长级的代表。这一会议未就下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所要讨论的统一石油价格问题作出任何决定。

会议人士说，这意味着，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一项决定以前，由其中三国所一致协议的石油减价可能只是一项临时措施。

希望“在两三天内”能与沙特阿拉伯做成一笔大规模的长期石油交易。

弗里德里希斯是在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的四天访问回国后立即对联邦议院说这番话的。他在沙特阿拉伯会晤了国王费萨尔和其他官员。目前，沙特阿拉伯是西德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葡外长访问突尼斯并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一位负责人会谈

【法新社突尼斯十一月九日电】葡萄牙外长苏亚雷斯结束了对突尼斯的四天访问之后于九日下午离开突尼斯去的黎波里。

葡外长在突尼斯受到了布尔吉巴总统以及努伊拉总理和沙提外长的接见，他同他们研究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

苏亚雷斯还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负责国际关系的约翰尼·爱德

华多就这个领土的前途问题举行了会谈，还同访问近东后在突尼斯停留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进行了会谈。

在离开突尼斯之前，苏亚雷斯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特别说：“葡萄牙是美国的一个盟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伙伴，我们仍然忠于这种关系。美国对葡萄牙的形势演变和对葡萄牙非殖民化政策的发展，表示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一月八日发表安德森写的一篇题为《看到因石油问题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的文章，摘要如下：

华盛顿正在产生一种严厉的新情绪，认为为了使石油价格下降和使西方免于经济上的毁灭，进行武装干涉可能是必要的。

直至过去几周内，军事行动还被认为是谈不上的。但是随着石油武器的后果的破坏作用的增加，情绪肯定在发生变化。

石油是西方工业的生命血液。越来越多的决策者现在都认为，当少数贪得无厌的统治者干扰我们的生命血液的正常流动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石油价格的压力已经使意大利濒于破产的边缘。其他的西方强国——比如英国和日本——受到了高昂的石油价格的动摇。除非迅速降低价格，否则经济混乱将遍及整个西方。

高级决策人对我们说，如果将会影响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使用“切身利益”这个词是个不祥之兆。因为据悉，为了保护“切身利益”。）美国在必要时将进行战争。

一名重要的决策人在同我们的秘密谈话中把石油武器比作珍珠港。事实上，他估计经济受到的破坏将比轰炸珍珠港造成的破坏大得多。他坚持说，阿拉伯的石油统治者正在进行公开的经济战。他们把石油当武器以要求取得政治上的让步。他说，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石油战略会议加以战时那样的保密。

在密室里，基辛格国务卿甚至反对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暗示。他相信，阿拉伯的温和派，特别是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和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能够使石油价格恢复到让人活的水平。他警告说，美国的军事干涉可能使整个中东燃起熊熊大火。

福特总统虽然同意基辛格的想法，但是在战略会议上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路线。我们的人士说，总统愿意把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作为最后的一着，以防止石油卡特给西方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混乱。

政策专家们认为，苏联不会干涉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据我们的人士说，甚至基辛格也认为，超级大国承认彼此的“切身利益”。

基辛格认为，正如美国不想制止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样，苏联不可能因中东石油冒同美国进行核战争的风险。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八日电】白宫（内森）十一月八日新闻发布会

中东：内森对提问的记者说，他认为，对于安德森十一月八日专栏中的那种猜测不应该给予认真的答复来加强它的份量。这条消息说，政府正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来缓和石油价格在财政方面产生的影响。他说，这条消息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值得“非常详细地加以探讨”。

约旦议会决定修改宪法授权侯赛因解散议会

【美联社约旦十一月九日电】约旦国民议会今天通过了侯赛因国王提出的修改宪法的建议，以便把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交给巴勒斯坦游击队。

在三十人的参议院中，投票结果是二十三票对六票，在六十人的众议院中是五十二票对一票，通过了授权侯赛因解散议会而不用在一年内举行新的选举的修正。

这个措施是这样一个进程的一部分，即：把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排除出约旦的政治之外，并为在以色列放弃这个地区时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准备。

政府在介绍这些修改时说，由于拉巴特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决议，因此必须作出这些修改。

在参议院投票后，来自西岸的反对这个措施的两名参议员，要求政府暂不要采取执行在约旦河西岸脱离接触的进一步行动。

纳布卢斯的瓦立德·萨拉赫说，约旦河西岸的统一是“本世纪最牢固的统一”。

支持侯赛因国王的萨希尔族总领导人阿基夫·法耶兹说：“由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性质，因而巴勒斯坦人民要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

他说：“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决议要求我们采取一些措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约旦放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责任。”

【法新社贝鲁特十一月九日电】安曼的约旦议会今天投票决定，侯赛因国王有权解散参议院，并在解散议会后有权把众议院的新的选举推迟一年进行。

人们认为，预料在最终举行新的选举以前所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侯赛因国王对他的约旦河东岸国家实行“约旦化”，而把非约旦籍的巴勒斯坦人排除在议会之外的计划的一部分。

今天在两院分别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进行的表决是对宪法修正案进行的。

生活的民主化和发展经济”。葡萄牙外长说葡萄牙政府非殖民化的愿望

“表现在几内亚（比绍）和莫三鼻给很快地非殖民化”，莫三鼻给将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取得独立。

葡萄牙外长接着说：“关于安哥拉，尽管内部形势复杂，各解放运动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但是，我们正在真诚地尽我们的努力，以便尽快建立一个象在莫三鼻给建立的那样的过渡政府，由最有代表性的解放运动参加。”

美
文
章
《看到因石油问题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教育革命，百年树人 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与政府官员交谈，他们一再地强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也希望从国外回来的人们提供意见，以作参考。这种谦虚不自满的态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存着一种心理——今天的中国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从大处看，新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实在有了不少了不起的建树，这是肯定的。

现在再回来谈谈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革命。政府有鉴于过去教育制度的失败——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兵，现在正在大力纠正以往的错误，提倡所谓的教育革命。一方面是使理论能更好地为生产实践服务，再则要缩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这个决定是显然必要而且重要的。可是教育革命和其他一些事业一样，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方向是肯定了，而具体的做法还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在返国以前，我个人对教育革命的概念很不清楚，总觉得政府好象已决定摒弃基础科学，而只注重实用科学。到了国内，才知道这是错误的臆测。事实上，从中央到各级领导，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是重视的。毛主席曾经指示过，中国科学家，对生命的起源，天体的演变及物质的基本构造，都要加以研究。

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的建立，是绝对重要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国家的万年大计，都与教育制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文革以来，全国各大学的招生曾经一度停顿，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大学教育不重视；而相反的，正因为对大学教育有肯定的重视，所以在摸索的过程中，才非常谨慎从事。现在的招生办法，大致分为四个步骤：（一）个人报名，（二）群众推荐，（三）领导批准，（四）学校复审。可是在细节上还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与检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能使教学、科研与生产互相结合。

巴格曼评述我商船队发展情况

【德新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记者：巴格曼）中国商船队和红底上五颗红星这一别有特色的中国国徽近来在七个海洋上已能常常见到了。

政治观察家们认为商船队扩大活动的这种做法证明中国决心要在奉行其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的同时发展它的对外贸易。

根据最近的估计，中国商船队目前拥有二百八十艘船只，其总吨位为三百万吨。而在一九六六年商船数量为一百八十艘，总吨位为一百万吨。

这些商船目前经营着中国对外贸易三分之一的运输业务，定期地航行于中国和包括德意志联邦在内的七十个国家的约一百四十个港口之间。

专家们估计，不久以后，中国可能通过进一步购进船只、加强造船生产和租船来增加其商船吨位。

中国没有不断提高工资的麻烦（这与它的西方竞争者不同），同时它自己生产的石油又能满足它所需要的全部用油，这使得中国在执行其发展计划时具有一个为别人所羡慕的有利条件。

中国的计划人员正忙于扩建各主要海港的设施，这是进一步促进外贸发展的行动。

这个计划在完成时将取得的第一批好处之一，将是计划中的巨大码头，它将使得三万五千吨的货船能“沿”码头停靠，使得耽搁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

在中国最重要的油港大连，港口设施包括为油船上油的一项现代化设施。

根据非官方的报道，中国计划在明年出口五百到六百万吨原油。

看来中国已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商船队来帮助它在全球发展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据估计，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单单是上海的造船厂就造出了大约四十艘全新的万吨货船。

香港《七十年代》
刊载吴瑾琛文章

《在中国旅行的观感》

这都是需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的。

除了大学教育以外，国家对中小学生的教育，一样地注意到不脱离劳动与群众。记得在北京参观故宫时，就看到不少小学生在做打扫及拔除野草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学生从小就培养起为群众劳动的习惯，长大了很自然地就不会脱离劳动了。过去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失败在不注意劳动，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不肯劳动，因此脱离了广大群众，反而变成了国家社会的一种负担。

在北京，参观了业余体校，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小学生在课余到体校来接受专门的体育训练。其中大致分体操、球类、武术等科，有短训班及长训班两种。使对体育活动有兴趣、及有特别资质的孩子，有机会在很小的年龄就接受训练。看到这些孩子的活泼神态、练习精神及运动水平，就使我眼前浮现出新中国下一代的光辉远景。

后记 今天的京广线，实际是从前的粤汉与平汉两条铁路连接起来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终于沟通了这南北两大铁路的联运，也象征了今天中国的统一与独立。总共的旅行时间，从北京到广州是三十六小时，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一边写，一边想，对窗外的每一景物都有无限的留恋。大好山河，如此多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人民以无比的豪情壮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造出没有一个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境界。在过去的多少年中间，多少革命志士与人民英雄，为这个理想的实现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奋斗。在新中国处处可以看到广大人民以自己的劳力与智慧，创造出来的成果。不错，今天的成果是总结了多少年的血汗经验与历史教训才得到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许多事情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当然，在过程中也发生过错误与

（上接第一版）

问：如果没有做违法行为，那么进行控告怎么样？

首相：控告是简单的，并且也有控告这种手段。即使进行控告，也会由于登记的错误而就这样不了了之。总而言之，从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那个时候起，我在什么地方拥有了土地，全部都在让人调查。搞政治是要花钱的，但是，这个钱一直是自己供给的。

问：首相的财产过多，所以国民的感情……。

首相：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我在目白的一千六百坪土地，五百坪是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买的，还有五百坪是从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谈起，直到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年）才结束登记的，剩下的六百坪是那样一种状态呢？正在全部进行明确的调查。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离我的地方不远的日本女子大学希望在周围的公务员共济组合的八千坪土地中，在学校前面盖一所高中。于是，向当时的爱知藏相提出了请愿，最后，大藏省、共济组合急得发脾气，结果没有拨给女子大学。我也并不认为需要在东京的正中心有这些土地。

问：据《文艺春秋》报道说，总理的经济活动，用不正当的手段赚了钱。这种人能对国民讲社会正义或纳税义务吗？

首相：我没有违法，没有违法行为。如果在《文艺春秋》报道中说我干了阴险毒辣的事，我就明确地说不是那样。

问：有人怀疑在当藏相和干事长的时候可能利用过职位，有何想法？

首相：利用职位是可悲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我利用过职位，但一调查事实就清楚了。如果有那样的事情，就辞去总理大臣的职务。

问：当上总理以来，土地价格迅速上涨。当上总理后没买过别墅吗？

首相：不仔细调查就不知道，可能在轻井泽买过。但是，不是我使用，而是附近的中央工学校利用的，现在还照旧在那里。

偏差；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路线的斗争，而也有不是在摸索过程中难免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敢作敢为，而且敢于认错，勇于改进。通过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奋斗与不断地改进，才达到了今天的胜利。再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更是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不但要为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世世代代子孙的幸福而努力，并且要更进一步，负起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国家与无产阶级奋斗的责任。

记得从前有一位美术老师对我说，“观赏一件艺术品，要先认清其主题，了解其意境，观看其布局，细看其手法。”认真来说，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对一位外行人来说，能把主题看清楚就不错了，更不必谈对意境、布局与手法的欣赏了。对从海外回国访问参观一事来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问题不仅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而且这种制度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基础的。说实在话，我们都是“外行人”，原因是我们大都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知道得有限，对一些近代历史的背景，以及对他们政策的认识也不清楚（由于过去一些海外歪曲的报道），再加上自己家庭的阶级背景，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对新中国的了解与认识的客观性。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从海外回国参观的朋友，对国内看到的种种事物的感受也不同。当然我自己也是外行人，因此对自己的看法与观感，是抱着从大处着眼

的态度来讨论，但是希望能尽量做到客观与实事求是。最后，我的结论是，要正确的了解新中国的现况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单单凭着一片爱国的热情就可以做到的。自己必需先做好相当程度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基本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认识。我相信下次回到中国去，一定对事情的看法，能有更深刻的欣赏能力。

本文大部分是在京广路上写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所写的实在仅是真正感受的一小部分。返美后，由于琐事扰身，未能好好重写，因此不免有不少疏漏及了草之处，希望读者见谅。（完）

问：支持田中内阁的比率已下降到百分之十七或百分之十八，再联系到这次提出“财源”问题，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强了。尽管如此，政权负责人还不改变想法，是什么原因？

首相：因为支持率低，就说辞职吧，我认为这是日本人式的突如其来的想法。但我感到有责任。不论国际或在国内都有种种问题，对于政治的不耐烦，因社会混乱而引起的厌倦，我认为这种情绪表现在对内阁的支持率上。但是，政治的责任就是要正确地掌握、解决国民真正要求的东西。正当必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首相身边的问题上发生纠葛，造成不愉快的气氛。这要完全靠国民对政治的判断。到外国走了一趟，看到无论哪个国家的国民也都被迫陷于困难的生活状态。在日本也有很多要政治来解决的问题，我决 not 认为比外国要好多少。我深深感到，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政治。人家说了这么多，说辞职吧，对于这种日本人式的情绪，这种呼声，我不想充耳不闻。想充分地听取这种呼声，考虑优先解决哪个，就全力以赴。特别是福特来访，这是日美建交以来一百年的历史首次的活动，要官民一致表示欢迎。不是要早日推卸当前面临的这种责任，而是要一件一件地解决。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严厉的，我想把这些作为国民的声音听取。

问：关于首相资产的调查报告，到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首相：现在正在进行工作。

问：尽快地搞出来，不是就可以解除国民的疑惑吗？

首相：我听取这个意见。

问：有人说内阁改组是为延长田中内阁的寿命。

首相：在人事上没有什么“延长寿命”的问题。改组和“延长寿命”没有关系。

问：首相说不违法，不背离法律，但作为首相在道义方面不是会给人留下疑惑吗？

首相：消除疑惑。不做那种对战后民主政治严重不利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就辞职。

教育革命，百年树人 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与政府官员交谈，他们一再地强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也希望从国外回来的人们提供意见，以作参考。这种谦虚不自满的态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存着一种心理——今天的中国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从大处看，新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实在有了不少了不起的建树，这是肯定的。

现在再回来谈谈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革命。政府有鉴于过去教育制度的失败——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兵，现在正在大力纠正以往的错误，提倡所谓的教育革命。一方面是使理论能更好地为生产实践服务，再则要缩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这个决定是显然必要而且重要的。可是教育革命和其他一些事业一样，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方向是肯定了，而具体的做法还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在返国以前，我个人对教育革命的概念很不清楚，总觉得政府好象已决定摒弃基础科学，而只注重实用科学。到了国内，才知道这是错误的臆测。事实上，从中央到各级领导，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是重视的。毛主席曾经指示过，中国科学家，对生命的起源，天体的演变及物质的基本构造，都要加以研究。

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的建立，是绝对重要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国家的万年大计，都与教育制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文革以来，全国各大学的招生曾经一度停顿，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大学教育不重视；而相反的，正因为对大学教育有肯定的重视，所以在摸索的过程中，才非常谨慎从事。现在的招生办法，大致分为四个步骤：（一）个人报名，（二）群众推荐，（三）领导批准，（四）学校复审。可是在细节上还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与检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能使教学、科研与生产互相结合。

巴格曼评述我商船队发展情况

【德新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记者：巴格曼）中国商船队和红底上五颗红星这一别有特色的中国国徽近来在七个海洋上已能常常见到了。

政治观察家们认为商船队扩大活动的这种做法证明中国决心要在奉行其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的同时发展它的对外贸易。

根据最近的估计，中国商船队目前拥有二百八十艘船只，其总吨位为三百万吨。而在一九六六年商船数量为一百八十艘，总吨位为一百万吨。

这些商船目前经营着中国对外贸易三分之一的运输业务，定期地航行于中国和包括德意志联邦在内的七十个国家的约一百四十个港口之间。

专家们估计，不久以后，中国可能通过进一步购进船只、加强造船生产和租船来增加其商船吨位。

中国没有不断提高工资的麻烦（这与它的西方竞争者不同），同时它自己生产的石油又能满足它所需要的全部用油，这使得中国在执行其发展计划时具有一个为别人所羡慕的有利条件。

中国的计划人员正忙于扩建各主要海港的设施，这是进一步促进外贸发展的行动。

这个计划在完成时将取得的第一批好处之一，将是计划中的巨大码头，它将使得三万五千吨的货船能“沿”码头停靠，使得耽搁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

在中国最重要的油港大连，港口设施包括为油船上油的一项现代化设施。

根据非官方的报道，中国计划在明年出口五百到六百万吨原油。

看来中国已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商船队来帮助它在全球发展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据估计，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单单是上海的造船厂就造出了大约四十艘全新的万吨货船。

香港《七十年代》
刊载吴瑾琛文章

《在中国旅行的观感》

这都是需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的。

除了大学教育以外，国家对中小学生的教育，一样地注意到不脱离劳动与群众。记得在北京参观故宫时，就看到不少小学生在做打扫及拔除野草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学生从小就培养起为群众劳动的习惯，长大了很自然地就不会脱离劳动了。过去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失败在不注意劳动，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不肯劳动，因此脱离了广大群众，反而变成了国家社会的一种负担。

在北京，参观了业余体校，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小学生在课余到体校来接受专门的体育训练。其中大致分体操、球类、武术等科，有短训班及长训班两种。使对体育活动有兴趣、及有特别资质的孩子，有机会在很小的年龄就接受训练。看到这些孩子的活泼神态、练习精神及运动水平，就使我眼前浮现出新中国下一代的光辉远景。

后记 今天的京广线，实际是从前的粤汉与平汉两条铁路连接起来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终于沟通了这南北两大铁路的联运，也象征了今天中国的统一与独立。总共的旅行时间，从北京到广州是三十六小时，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一边写，一边想，对窗外的每一景物都有无限的留恋。大好山河，如此多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人民以无比的豪情壮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造出没有一个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境界。在过去的多少年中间，多少革命志士与人民英雄，为这个理想的实现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奋斗。在新中国处处可以看到广大人民以自己的劳力与智慧，创造出来的成果。不错，今天的成果是总结了多少年的血汗经验与历史教训才得到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许多事情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当然，在过程中也发生过错误与

（上接第一版）

问：如果没有做违法行为，那么进行控告怎么样？

首相：控告是简单的，并且也有控告这种手段。即使进行控告，也会由于登记的错误而就这样不了了之。总而言之，从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那个时候起，我在什么地方拥有了土地，全部都在让人调查。搞政治是要花钱的，但是，这个钱一直是自己供给的。

问：首相的财产过多，所以国民的感情……。

首相：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我在目白的一千六百坪土地，五百坪是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买的，还有五百坪是从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谈起，直到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年）才结束登记的，剩下的六百坪是那样一种状态呢？正在全部进行明确的调查。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离我的地方不远的日本女子大学希望在周围的公务员共济组合的八千坪土地中，在学校前面盖一所高中。于是，向当时的爱知藏相提出了请愿，最后，大藏省、共济组合急得发脾气，结果没有拨给女子大学。我也并不认为需要在东京的正中心有这些土地。

问：据《文艺春秋》报道说，总理的经济活动，用不正当的手段赚了钱。这种人能对国民讲社会正义或纳税义务吗？

首相：我没有违法，没有违法行为。如果在《文艺春秋》报道中说我干了阴险毒辣的事，我就明确地说不是那样。

问：有人怀疑在当藏相和干事长的时候可能利用过职位，有何想法？

首相：利用职位是可悲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我利用过职位，但一调查事实就清楚了。如果有那样的事情，就辞去总理大臣的职务。

问：当上总理以来，土地价格迅速上涨。当上总理后没买过别墅吗？

首相：不仔细调查就不知道，可能在轻井泽买过。但是，不是我使用，而是附近的中央工学校利用的，现在还照旧在那里。

偏差；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路线的斗争，而也有不是在摸索过程中难免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敢作敢为，而且敢于认错，勇于改进。通过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奋斗与不断地改进，才达到了今天的胜利。再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更是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不但要为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世世代代子孙的幸福而努力，并且要更进一步，负起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国家与无产阶级奋斗的责任。

记得从前有一位美术老师对我说，“观赏一件艺术品，要先认清其主题，了解其意境，观看其布局，细看其手法。”认真来说，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对一位外行人来说，能把主题看清楚就不错了，更不必谈对意境、布局与手法的欣赏了。对从海外回国访问参观一事来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问题不仅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而且这种制度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基础的。说实在话，我们都是“外行人”，原因是我们大都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知道得有限，对一些近代历史的背景，以及对他们政策的认识也不清楚（由于过去一些海外歪曲的报道），再加上自己家庭的阶级背景，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对新中国的了解与认识的客观性。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从海外回国参观的朋友，对国内看到的种种事物的感受也不同。当然我自己也是外行人，因此对自己的看法与观感，是抱着从大处着眼

的态度来讨论，但是希望能尽量做到客观与实事求是。最后，我的结论是，要正确的了解新中国的现况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单单凭着一片爱国的热情就可以做到的。自己必需先做好相当程度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基本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认识。我相信下次回到中国去，一定对事情的看法，能有更深刻的欣赏能力。

本文大部分是在京广路上写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所写的实在仅是真正感受的一小部分。返美后，由于琐事扰身，未能好好重写，因此不免有不少疏漏及了草之处，希望读者见谅。（完）

问：支持田中内阁的比率已下降到百分之十七或百分之十八，再联系到这次提出“财源”问题，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强了。尽管如此，政权负责人还不改变想法，是什么原因？

首相：因为支持率低，就说辞职吧，我认为这是日本人式的突如其来的想法。但我感到有责任。不论国际或在国内都有种种问题，对于政治的不耐烦，因社会混乱而引起的厌倦，我认为这种情绪表现在对内阁的支持率上。但是，政治的责任就是要正确地掌握、解决国民真正要求的东西。正当必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首相身边的问题上发生纠葛，造成不愉快的气氛。这要完全靠国民对政治的判断。到外国走了一趟，看到无论哪个国家的国民也都被迫陷于困难的生活状态。在日本也有很多要政治来解决的问题，我决 not 认为比外国要好多少。我深深感到，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政治。人家说了这么多，说辞职吧，对于这种日本人式的情绪，这种呼声，我不想充耳不闻。想充分地听取这种呼声，考虑优先解决哪个，就全力以赴。特别是福特来访，这是日美建交以来一百年的历史首次的活动，要官民一致表示欢迎。不是要早日推卸当前面临的这种责任，而是要一件一件地解决。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严厉的，我想把这些作为国民的声音听取。

问：关于首相资产的调查报告，到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首相：现在正在进行工作。

问：尽快地搞出来，不是就可以解除国民的疑惑吗？

首相：我听取这个意见。

问：有人说内阁改组是为延长田中内阁的寿命。

首相：在人事上没有什么“延长寿命”的问题。改组和“延长寿命”没有关系。

问：首相说不违法，不背离法律，但作为首相在道义方面不是会给人留下疑惑吗？

首相：消除疑惑。不做那种对战后民主政治严重不利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就辞职。